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DOI:10.15986/j.1008-7192.2024.05.00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大历史观研究述评

胡枫,王维家

(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24)

摘要:习近平大历史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界聚焦这一热点命题,从形成历史条件、发展丰富历程、内涵阐释、理论意义、时代价值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未来研究需要在理论深度挖掘、研究的系统性构建、学理性阐释、领域性拓展及实践性指导等方面持续发力。

关键词:大历史观;唯物史观;历史经验;历史规律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4)05-0007-08

重史、信史、知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时间与空间的交汇、守正与创新的交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逻辑与规律的统一中提出了“大历史观”的重大命题。这一重大命题迅速引起学界关注,成为重要理论热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历史自觉、历史主动、历史自信、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等一系列关于历史的新论断、新观点、新战略,成为大历史观的重要支撑语境。大历史观作为新时代“系列历史概念”的重要成员,理论界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梳理、分析这些成果,对于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内涵实质、精髓要义,明确下一步研究方向和重点,具有重要意义。

一、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内涵阐释

习近平大历史观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又“大”在何处?目前理论界多数学者集中于从以下四个角度进行研究阐释。

一是大历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王瀚祺等^[1]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以自觉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批判了直观自发的形式世界历史逻辑,以兼具

科学性、彻底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自信超越了既有的主观世界历史理论,以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歷史主动精神指引了当今中国变革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韩震^[2]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就是从整体世界观上看,就是坚持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and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理解历史。刘大禹等^[3]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宏观把握历史进程;运用辩证法看待历史进程,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

二是大历史观的方法论特质。龚云^[4]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是一种研究和分析社会历史的方法,即从社会历史的整体结构和长远发展出发,探究历史规律及未来走向。刘书林^[5]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当代体现。路宽^[6]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是一种观察历史和社会的思维、视野和科学方法。还有学者从方法论传承与创新的角度阐释习近平大历史观,如杜红艳^[7]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结合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并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是三种思维方法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黄加文等^[8]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扎根于中国土壤,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思维为理论底蕴,融通了中华传统历史观,同时揭露了西方历史叙事上的弊端,实现了对西方历史观的超越,是

收稿日期:2024-05-27

作者简介:胡枫(1991-),男,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王维家(1972-),男,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E-mail: 3095783360@qq.com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阐释和创新性发展。

三是大历史观的理论视野和创新品格。学者们普遍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大”在其时间跨度、空间视野、整体思维以及深层逻辑。杨凤城^[9]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是从几十年上百年几百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同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从世界文明进步和制度竞争的宽视野中,审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特定历史阶段。张瑞等^[10]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是以不同时间跨度的历史为审视目标,以全部人类文明与世界总趋势为认知和改善对象的哲学体系。路宽^[6]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是将历史事件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分析研究,在长时段的历史时空中审视、分析、探索历史,总结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预测历史走向。张明^[11]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是指放宽历史审视距离去认识事物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在深刻洞察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敏锐把握历史发展趋势。

四是历史观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刘书林^[5]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强调以世界历史的视野观察当代世界与中国,为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提供了科学指引。王瀚祺等^[1]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明确了改变世界历史之伟大实践的现实背景,理论指引与实践遵循,提供了把握当代中国发展与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科学视角。严书翰^[12]认为,大历史观旨在以历史视野、国际视野、知识视野来认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指出其发展必然趋势。

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发现,学界基于各自的分析框架侧重点有所不同,多数学者在以下几点达成共识:其一,大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观点的时代化呈现。其二,大历史观之“大”在于“长时段、宽视野、深层次”地考察历史问题,其主要针对于在“短时间、小空间、浅表面”的狭隘时空条件下考察历史问题的“小历史观”。其三,大历史观强调运用历史思维,把握历史规律、历史大势,在科学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历史判断、历史选择。总体上看,学者们围绕大历史观“大”在何处进行了多维阐释,突出了大历史观的时代特性,为下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二、习近平“大历史观”形成的历史条件、时代要求和形成历程

习近平大历史观是习近平同志根据中国所处时代条件的变化,在对历史问题深入思考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体现了对中国面临新形势新挑战的清醒认识和对时代变化的深刻洞察。关于其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形成历程研究,学术界多集中在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大历史观”概念(2019年4月)之前,相关成果在表述上多为“习近平历史观”。这部分研究成果的梳理考察,对于从演变脉络的视角系统性地研究习近平大历史观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历史观形成的历史条件、时代要求

学界关于习近平历史观形成的历史条件主要从国际背景、国内背景,并结合习近平的个人经历展开分析。比如,齐俊博^[13]围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我国的冲击,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分析了习近平历史观的生成背景。在国际方面,这一思潮扭曲、歪曲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中国改革开放史,在对历史人物评价上颠倒功过是非;在国内方面,这一思潮否定中国革命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必然性,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申丽群^[14]认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为习近平历史观的形成提供了镜鉴,严峻的意识形态斗争需要是习近平历史观形成的重要现实基础,并从习近平个人的家庭环境、学习生活和实践经历分析了习近平历史观形成的主观条件。除了国际国内背景和习近平个人经历,部分学者还关注到了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习近平历史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黄天一^[15]认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命运以及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习近平历史观的形成条件。

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发现,学界关于习近平历史观形成的历史条件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丰富,现有研究紧密结合习近平从政经历,关注到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并从世界格局调整、错误思潮冲击与应对、历史经验总结等具体角度展开细化分析,确立了基本的分析框架和逻辑理路。同时应注意到,现有成果在内容挖掘和框架构建上仍存在一定不足。从具体内容上看,现状描述性成果较多,多数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国内外

形势分析,而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层面进行深入学理阐释的研究较少。从分析框架上看,部分学者的分析框架与习近平历史观的出场语境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现象,研究较为泛化,成果的针对性不强。此外,现有文献中对习近平历史观产生背景的分析,宏观研究较多,而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呈现出“宏大叙事”的特点。

2. 习近平历史观的形成历程

关于习近平历史观的形成历程,目前学界主要以习近平同志2007年就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为重要时间节点进行分阶段研究。现有成果中,多数学者认为十八大之前为习近平历史观的探索萌芽和初步发展时期,十八大之后为完善成熟期。在具体时段划分上,主要包括“三阶段说”和“四阶段说”。一是“三阶段说”。于桂荣等^[16]认为,1979年清华大学毕业前是习近平历史观的“初步萌发阶段”,1979年至2007年卸任上海市委书记前为“形成发展阶段”,2007年就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来则是“丰富完善阶段”。张新宇^[17]认为,十八大之前为习近平历史观的“萌芽初探期”,从十八大至十九大为“初步形成期”,从十九大至二十大为“完善成熟期”。二是“四阶段说”。如王茹俊^[18]将习近平历史观的形成过程划分为萌芽阶段(1969—1979年)、形成阶段(1979—2007年)、发展阶段(2007—2012年)和完善阶段(2012年至今)。

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发现,学界关于习近平历史观形成阶段的研究,相关成果还有待继续丰富,且类似观点较多。这部分研究中,学者们关注到了各个阶段习近平历史观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等问题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学界关于具体阶段划分的角度较为单一,多与习近平同志的从政经历紧密关联,下一步,可以探索以不同历史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相关重要论述提出时间等为节点开展阶段划分和相关研究。此外,可以将“习近平大历史观”作为主题词,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围绕其提出过程,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形成演进作专门性研究。

三、习近平大历史观形成的理论根源和基础

关于习近平大历史观形成的理论根源和基础,

理论界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观、毛泽东的历史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历史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历史观等几个方面进行解读,具体表述上不同学者又有所区别。归纳起来,主要是从三个大的方向来研究。

首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理论根源。唯物史观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为考察对象,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规律,揭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远景。它和剩余价值规律一起构成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19]203-204}。从现有成果看,理论界关于唯物史观是习近平大历史观形成的理论基础方面成为普遍共识,贾丽民等^[20]、张瑞等^[2]学者从不同维度阐释了习近平大历史观对唯物史观的继承运用和创新性发展。有的学者直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定位习近平大历史观,如高长武^[21]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王瀚祺等^[1]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刘卓红^[22]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部分学者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唯物辩证法等角度阐释了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原创性贡献。

其次,中国传统历史观为习近平大历史观提供有益借鉴。中国传统历史观意蕴深厚、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以史为鉴、鉴古知今、民为邦本、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思想,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历史观的重要体现,为习近平大历史观提供了有益滋养。比如,“国虽大,好战必亡”(《司马法》)、“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篇》)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历史和平观”;“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民惟邦本”“政得其民”(《尚书》)传达着“以人为本”的“历史主体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抒发了包容多元文化的“历史交往观”;等等。目前理论界主要围绕

中国传统历史观与习近平大历史观的一脉相承性和契合性进行研究,同时探索习近平大历史观对中国传统历史观的创新性发展。比如,黄加文等^[8]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法思想,蕴涵了“通变”的中国传统历史思维,同时贯通着“经世致用”的历史功能观。李小柱^[23]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主要汲取了传统历史观中“知古鉴今、以史资政”的理念和“变通”思想。

第三,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观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理论基础。善于借鉴运用历史经验,重视学习总结历史规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保持自身先进性的重要法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历史的重要论述,构成了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理论基础。比如,在历史主体论方面,毛泽东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4]¹⁰³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9]²⁸²在世界历史理论方面,建国之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20世纪末,江泽民提出国际政治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倡议。胡锦涛立足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大背景,提出“和谐世界论”“共同发展论”等重要主张。在这些重要思想理念的基础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升华,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国际交往理论的新篇章。从现有文献看,理论界一致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历史观的赓续传承和创新发展,有学者^[25]结合党史分别从历史学习、历史评价、历史认知、历史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等视角进行了梳理阐释。

目前来看,学界对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理论渊源进行了多角度探索,既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溯源,又有党史国史的梳理考察,并站在中华民族主体性层面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切入口进行研究。但目前

相关成果尚不多,且观点同质化较为明显。内容上对经典文本的挖掘不够深入,研究的学理性不强。

四、习近平大历史观的主要内容

欲明大道,必先知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最好的营养剂和清醒剂”。对历史深邃思考可以知兴替、明得失、鉴未来。习近平大历史观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入阐释了历史演进的动力、社会历史的主体、历史发展的变化与永恒、历史前进的矛盾与斗争、历史进步与历史评价等一系列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历史、如何发挥历史功能作用”的重要问题,同时强调对历史经验的学习运用,以史为鉴,勇毅前行。梳理现有文献发现,目前学界关于习近平大历史观主要内容的研究集中于从“大历史观的构成要素”和“大历史观问题域”两大方面进行具体阐释。

关于“大历史观的构成要素”,多数学者认为,对习近平大历史观主要内容的研究应包括历史主体、历史动力、历史交往、历史学习教育、历史认识评价等方面。这其中,不同学者聚焦的重点和表述又有所不同,主要包括“三要素说”“四要素说”和“多要素说”。一是“三要素说”。张永奇^[26]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包括以劳动发展史为基础的历史本体论,以“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的历史认识论,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价值论。邢乐勤等^[27]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主要包括历史发展观、历史评价观和历史教育观三方面。二是“四要素说”。张兆端^[28]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主要包括习近平的治国理政历史观、习近平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梦历史观、习近平的传统文化与文明互鉴历史观、习近平的和平发展与全球治理历史观以及习近平的历史学习观。穆鹏程^[29]以历史的前提基础、实践主体、前进动力、远景目标为分析框架,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应包括:基于“现实的人”及其劳动实践构成历史肇端的“历史基础论”,基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推动力量的“历史主体论”,基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推动历史发展进步动力的“历史动力论”,以及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目的论”。三是“多要素说”。黄天一^[15]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包括历史主体论、历史交往论、历史进程论、历史

认知论、历史评价论等五个方面。王茹俊^[18]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理论要旨包括:旨在全面把握历史作用的“历史价值观”、旨在正确评价全部历史的“历史评价观”、旨在深化历史科学研究的“历史研究观”、旨在加强历史教育学习的“历史教育观”、旨在深入理解历史道路的“历史道路观”、旨在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历史主体观”、旨在明确人类历史交融的“历史交往观”等七个方面。

关于“大历史观问题域”,伍小涛^[30]认为,习近平通过对中华文明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近代奋斗史以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深入思考,阐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社会主义运动的前进方向、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以及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贾丽民等^[20]从时空、背景、目标的角度,指出习近平大历史观主要包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具体时空场域、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全球背景场域、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为奋斗目标场域。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学界关于习近平大历史观主要内容的成果较为丰富,相关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宽领域的特点,既有从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出发展开的理论分析,也有从对“四史”深入思考的角度出发展开的逻辑理路,还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传承创新观照,同时关注到了中华民族历史特点的问题。总体上看,通过梳理汇总现有资料而进行的“概括性”研究较多,基于一定的分析框架进行的提炼创新较少,现有的分析框架逻辑严密性还需加强。在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内容构成上,对各构成部分的独立性研究较多,而对各部分逻辑关系的整体性研究较少。同时,学者们基于各自研究重点对习近平大历史观构成部分的提炼概括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叠,如学者们围绕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提炼出“历史主体论”“历史基础论”“历史价值论”等不同表述,这些提炼在内涵上互有交叉,造成了重复研究、同质研究较多的现象。

五、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

理论界对于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理论意义与时

代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现有成果多数集中于从对唯物史观的创新发展、批判错误思潮、新时代治国理政、历史研究和历史学科建设、世界历史意义等五个层面进行阐释。

1. 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方面

习近平大历史观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对其进行了创新和完善,开辟了唯物史观的新境界。贾丽民等^[20]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通过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智慧,深刻把握当代人类存在方式的变革,以及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升华发展了唯物史观。邢乐勤等^[27]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以中国的“历史、现实、未来”为理论视野,通过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渊源、现实依据、演变趋势进行梳理分析,深刻回答了全面深化改革中产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

2. 批判错误思潮方面

习近平大历史观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学界一致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有助于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路宽^[6]、伍小涛^[30]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为反驳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黄加文等^[8]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厘正了西方历史观思维本体论,匡正了西方历史观形而上学解释框架,同时校准了西方历史观的虚假、剥削价值体系。

3. 新时代治国理政方面

理论的价值在运用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研究者从党的建设、反腐倡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阐释了习近平大历史观对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意义和实践价值。于桂荣等^[16]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申丽群^[14]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为新时代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龙转^[31]、谭广俊^[32]指出,习近平大历史观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历史智慧。还有学者^[17]认为,学习研究习近平大历史观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中国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

4. 历史研究和历史学科建设层面

学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为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对于推动历史

研究和历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于桂荣等^[16]指出,习近平大历史观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价值坐标。马喜宁等^[33]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是学习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韩剑锋等^[34]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是科学认识历史、认真学习历史、正确运用历史、接续书写历史的根本指导,是正确把握历史规律的实践指南。

5. 世界历史意义层面

学界一致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不仅对我们新的历史方位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推动世界历史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刘书林^[5]认为,大历史观强调以世界历史的视野观察当代世界与中国,为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提供了科学指引。张永奇^[26]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从世界历史的眼光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展现了破解世界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张新宇^[17]、邢乐勤等^[27]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为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镜鉴和理论遵循。王茹俊^[18]认为,习近平大历史观有助于推动国际合作共赢,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学界关于习近平大历史观时代价值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视野仍然不够开阔,深度和广度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学理性仍需深化加强。

六、未来研究展望

总的来看,目前学界关于习近平大历史观研究的成果较为丰硕,多数学者的研究集中于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内涵阐释、理论基础、形成背景、形成过程、主要内容、时代价值等方面,有的学者关注到了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理论特性,并在成果上有所体现。但现有研究在体系化、学理化等方面仍有待拓展深化,未来可在以下方面发力。

1. 进一步加强语境考察,提高研究的理论深度

语境考察是研究的基础,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并且仍在不断丰富完善过程中。目前学界关于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出场语境以及重要表述的演进缺少全过程、系统性的梳理考察,应该在这个方面多下功夫,做好基础性梳理研究工作。同时,应把习近平大历史观作为新时代系

列“历史概念”的重要构成来进行研究,即除了系统梳理习近平直接或间接提及大历史观的直接语境、显性语境,还应关注到习近平关于历史新理念、新论述的间接语境、隐性语境。这些新的理念、论述包括历史自觉、历史主动、历史自信、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等。它们和大历史观在出场上大体同期,内涵上相互支撑,方法论指向上彼此相联。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它们由共同的“经济基础”决定,这方面可以将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变化作为切入口,立足于综合国力的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前所未有的接近等“社会存在”因素的分析,结合文明古国的现代振兴,论证大历史观出场的必然性。

2. 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提高研究的系统性

一方面是研究内容的丰富。现有的成果主要从增强历史思维,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强化历史教育,坚定历史自信;汲取历史智慧,助力民族复兴等方面展开,总体上侧重于思想层面,在指导实践层面的研究比较少。深入研究探讨习近平大历史观对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方面的指导性作用,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决策、亲自推动建设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国历史研究院等重大文化工程项目中所蕴含的大历史观,等等,对于丰富拓展研究领域,发挥研究成果的实践性指导作用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是研究视角的拓宽,开展交叉研究、比较研究、综合研究,特别要注重跟进国外学术界对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研究进展,及时介绍海外研究成果,并同不正确的研究行为作斗争。

3. 进一步深化基础研究,提高研究的学理性

在加强相关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要站在时代高度,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跟进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论述,着眼于“第二个结合”加强对中国传统历史观的研究。关于大历史观之“大”,现有研究中着重从大历史观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层面进行论证,下一步可以更多从大历史观内涵细化展开方面进行研究,比如探讨习近平关于“大变局”“国之大者”“大国外交”“百年大党”等重要论述在大历史观方面的体现和运用,从历史观角度分析这些论述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向,增强研究的学理性。此

外,还应与同时期的历史自觉、历史主动、历史自信、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等新概念、新命题开展同步研究,厘清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从而构建起体系化的习近平大历史观理论。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经典文本的阐释。比如,在历史主体论方面,对习近平关于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等重要论述,需要从其体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中的个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5]295}等经典论述予以学理化的分析论证。在历史交往论方面,可以从学理上深入探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运用和发展等。

4. 进一步丰富研究方法,拓宽研究的学科视野

习近平大历史观内容丰富,关注领域十分广泛,需要进行多个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和多个主题的综合比较研究。要从哲学、文化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关系学等多个学科对其进行专业间相互支撑的全面性研究,开展跨学科的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大历史观研究的逻辑体系和分析框架。另外,大历史观的研究,史料分析是重要的一环。应关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对史料分析的赋能作用,为进一步的定性分析提供参考。

参 考 文 献

- [1] 王瀚祺,郝立新.从“何谓”到“何为”——论习近平大历史观的三重历史唯物主义叙事[J].理论探讨,2023(4):116-124.
- [2] 韩震.关于大历史观的哲学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3):21-26,203.
- [3] 刘大禹,刘春生.习近平的历史观论析[J].毛泽东研究,2018(5):23-32.
- [4] 龚云.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涵义及世界历史意义[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18):4-9,79.
- [5] 刘书林.关于大历史观的理论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2):20-26.
- [6] 路宽.大历史观的理论内涵与思想价值[J].科学社会主义,2021(1):50-57.
- [7] 杜红艳.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方法论传承[J].学术交流,2024(2):16-26.
- [8] 黄加文,巫青山.论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创新与超越[J].社会主义研究,2023(6):71-78.
- [9] 杨凤城.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J].北京社会科学,2021(6):18-22.
- [10] 张瑞,曲晓范.习近平“大历史观”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J].学术探索,2022(11):32-38.
- [11] 张明.大历史观与中国道路的哲学审思[J].哲学研究,2022(5):15-25,128.
- [12] 严书翰.从实践的三个维度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大历史观[J].治理研究,2022(2):56-64,125-126.
- [13] 齐俊博.习近平历史观研究[D].昆明:云南农业大学,2017.
- [14] 申丽群.习近平历史观研究[D].上海: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018.
- [15] 黄天一.习近平历史观研究[D].石家庄:河北大学,2017.
- [16] 于桂荣,秦书生.论习近平的历史观[J].学术论坛,2017(4):156-161.
- [17] 张新宇.习近平历史观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23.
- [18] 王茹俊.习近平历史观研究[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21.
- [19]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0] 贾丽民,赵聪.大历史观:新时代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与发展[J].学习与实践,2022(1):5-12,2.
- [21] 高长武.以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深化党的二十大报告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23(6):28-38.
- [22] 刘卓红.全面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视角[J].江西社会科学,2023(12):5-13,2,206.
- [23] 李小柱.历史·理论·现实:习近平大历史观生成的三重逻辑[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23(3):22-27.
- [24]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5] 金梦.论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生成逻辑[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3):90-97.
- [26] 张永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大历史观[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99-105.
- [27] 邢乐勤,徐卓瑶.习近平历史观的内涵与价值[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369-375.
- [28] 张兆端.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观[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8-25.
- [29] 穆鹏程.习近平新时代历史观的价值意蕴、理论要旨及其实践指向[J].理论导刊,2020(7):4-11.

(下转第51页)